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秋有菊花香

闫立新



金秋时节,气韵高洁的菊花一朵朵、一簇簇地开了,花色展露,令人不由得醉意于阵阵菊香中。

在众多花卉中,我尤其喜欢菊花。每年秋天,我都会买回两三盆菊花摆放在阳台上养着,看暖暖的阳光在菊花上细微地流淌,片片绿叶轻盈而动,弥散着淡淡的香味,我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司空图的名句“落花无言,人淡如菊”,以菊花描摹生命之境,哪怕历经磨难,时光褶皱,却从不幽怨哀叹;虽然已是落叶漫天的时节,却也淡然地面对,这种超凡脱俗的状态,亦是人生最高境界。作为普通人的我,很难做到养菊养性,看菊看心,但每当面对菊花渐渐舒展、香味萦绕时,平日里那些琐碎细碎的烦心事渐渐消弭了,这时候,有花开着,有人爱着,菊香和心情都很轻柔。

对于菊花粗浅的了解,来自古人赏菊的句子,例如先秦的《诗经·周南》: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”卷耳,即菊科植物;与菊花结缘的陶渊明所写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更是把赏菊推到致远的高度;唐朝元稹的《菊花》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诗句赋予菊花至高无上的尊崇;即使是菊花凋谢,那也不是衰败,而是高洁的隐逸,比如宋代梅尧臣的《残菊》:“零落黄金蕊,虽枯不改香。深丛隐孤芳,犹得奉清觞。”

我知道菊花可入酒,源自故乡用

我家附近的街角路口有一家小店,挤在一排老旧的矮房中间,像一块不会被注意到的灰色石头。小店没有闪亮耀眼的灯光,只是默默地守在这个喧嚣城市的一隅。那扇从没被换过的玻璃门透着一股发黄的油腻气息,贴着鲜红的“小店”二字,每当我推开它,仿佛推开了生活中一段陈旧的记忆。

几年前,这家店是街道的热闹驿站。白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,晚上店里的灯光让四周显得温暖而宁静。老人们在这里歇脚,谈论着当天的菜价;孩子们在这里嬉闹,分享着书包里的零食。生活在这里聚焦、发酵……然后再无声地散开。

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老旧的小店渐渐跟不上时代的飞速发展,有些落寞了。人们更爱去货品齐全、服务周到快捷的大超市购物。

梅雨季的一个傍晚,天空暗得像一块被浸湿的抹布,雨水打在地上,溅起一股混着泥土的气味。我推开小店的玻璃门,发现货架上的东西所剩无几,只有几包薯片和几瓶矿泉水孤零零地摆在那儿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,昏暗的灯泡一闪一闪的,好像随时会熄灭似的。

“最近怎么没进货了?”我问站在柜台边的老板娘,大家都叫她张姐。

张姐抬起头,眼神中透出一丝无奈,轻声说:“近来生意清淡,没多少顾客,我也懒得再进货了。”

我瞥见墙上的日历,停在几个月前的某一天,只有滴答作响的挂钟在坚持不懈地跳动着,要与这停滞的空间较量到底。

几天后,我又来到小店。雨依旧

菊花酿酒的习俗。小时候,每当百草由青转黄,唯有菊花是物候将尽的生命延伸。每年进入深秋,故乡的一山一岭,一沟一壑,金丝皇菊一簇簇、一排排、一片片开得烂漫而丰饶,风一吹,花香弥漫,经久不散。清晨六点多,大姨领着我们小孩子去野地采摘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蕾,软软的花蕾上,还嵌有晶莹的露水。等采摘到一小竹篮才回家,大姨用井水把花蕾轻轻地漂洗干净,然后把花蕾摊在通风阴凉的芦苇席上,晾两三个时辰。

我看到舅舅开始起火烧锅,等锅里的水沸腾了,就把晾干的花蕾倒入锅中慢慢熬出汁水,大姨不失时机地把浸泡的糯米放到炉灶上煮熟,接着把菊花汁水和糯米均匀地搅拌在一起,添上酒曲和少许的糖,装入陶罐中,用芭蕉叶和泥巴封口,最后用稻草包裹起来保温发酵。半个月后,大姨把封口拆除,用白色的纱布小心翼翼地把陶罐中的酒液过滤出来,注入一个干净的酒坛之中。那一刻,浓郁的菊花香伴着酒香如潮水般涌来,芬芳扑鼻。

现在,很多城市的街巷和居民家里都能看见一簇簇菊花。因为普通和亲民,所以深受人们喜爱。菊的独到和不俗在百花中卓尔不群,让人的内心向往菊花那份从容的气度和气韵,在烟火人间中,不惊时光,不扰繁华,任霜重露寒,不论悲欢,就在那儿静静地开着。

下着,屋檐下的水滴汇聚成线,敲打着地面。货架上还剩下一包薯片歪在角落里,包装袋已经有些褪色。我拿起它走到柜台前,张姐看着我,目光中混杂着告别与无言的失落。她的手微微颤抖,按下收银机的按钮。机器发出一声沉闷的“滴”响,在宣告一场无可挽回的终结。

我付过钱走出店门,回头看到小店在雨幕中显得格外无助,像一位在风雨中走得太久的老人,随时可能倒下。

回到家,我躺在沙发上,撕开那包薯片。熟悉的咸香在口中化开,可我却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。这苦涩来自哪里?是因为那家逐渐冷清的小店?还是因为我心底深处的某种失落?吃着薯片,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小店曾经的样子,那些热闹的声音,还在我耳边回荡。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了记忆中的碎屑,散落在时间的尘埃里。

不久,小店关门的消息传开,新的商店很快取代了它的位置,新的招牌、新的人、新的开业优惠循环广播,一切都恢复了常态。

小店的消失在我的生活中划开了一条裂缝,提醒着我,生活中的某些东西虽看似平凡,却在不经意间丰富了我们的记忆、提供了情绪价值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,它带走了小店,也会带走其他东西。

那包薯片最终化为碎屑,小店在生活中彻底消失。

在我心里,那段平凡而温暖的记忆依然鲜活,它陪伴着我继续走在人生充满未知的路上,寻找生活中的另一处温暖。

一方留白

陈涵

一幅画中,只有一叶扁舟漂浮水面,一个渔翁于舟中独自垂钓,四周除了寥寥几笔微波,几乎全为空白。就是这样的意境,却让人仿佛看到了江河辽阔,烟波浩渺,满幅皆水。这是南宋画家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,留大片的空白,不着一墨而意境全出,正是“无物胜有物”。

我们的民族深谙“留白”的艺术,从日常的饮食中也可窥知一二。作为再平常不过的食材,豆腐因其高蛋白、低脂肪、白嫩如玉而备受人们青睐。将嫩豆腐用清水洗净,盘里酌量撒一点盐,与豆腐抓拌均匀,切上几缕细葱丝点缀,若是讲究再淋上少许芝麻香油,做成的小葱拌豆腐就越发显得诱人。豆腐这种至简的淡味,让它无论当主角或配角,都为其他食材风味的延展留足了空间。一块豆腐的留白,满足了人们对于美食的想象。

在人与人的相处中,留白的艺术亦是一门值得修炼的功夫。作家尤今曾分享过一个故事。她的儿子在闲暇之际练就了一手好厨艺,一日毛遂自荐:“妈妈,今晚我下厨。”她听罢,脸上荡出一脸幸福的笑意,问打算煮什么。儿子胸有成竹地应道:“川椒牛肉、蚝油芥蓝、葱油鸡。”接着又有条不紊地说着每道菜的做法。尤今和一旁的丈夫一听,便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看法,“牛肉又炸又炒的,哪会好吃!”“鱼露咸,蚝油也咸,调料应该只选用其中一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只见孩子脸上的笑意像风一样飞走了,他意兴阑珊地说:“我不做啦,您二位爱吃啥做啥吧。”说完,便走回房里。夫妻二人面面相觑,感叹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,却变成空欢喜一场。细加反省,她意识到自己把话说得太满了,无形中以心中既定的图案限制了孩子。懂得留白,是一种儒雅的自控。

我们总习惯了步履不停,匆匆向前,但若把生活的空隙一一填满,就连阳光也难以进入。不如留白一方,删繁就简,有了驰骋的空间,也就有了回味的余地。

往事如昨

陈果

